# 讀書雜志

墨子弟三　　讀書雜志七

高郵王念孫

## 天志上

所

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念孫案所猶可也（説見釋詞）言有鄰家可避逃也（下文同）畢引廣雅所尻也失之

幽門　幽澗

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畢云門當爲澗念孫案畢改門爲澗據明鬼篇文也余謂門當爲閒閒

讀若閒言天監甚明雖林谷幽閒無人之處天必見之也賈子耳痺篇曰故天之誅伐不可爲廣虛幽閒攸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淮南覽冥篇曰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閒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義皆本於墨子則幽門爲幽閒之誤明矣又明鬼篇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幽澗亦幽閒之誤深谿博林幽閒毋人卽所謂林谷幽閒無人也幽閒毋人正指深谿博林言之若作幽澗則與深谿相複

脫文三

然而天下之士君子之於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舊本

脫士字及之於二字今據上下文補士字又以意補之於二字

脫文十五

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為天之所欲也然則我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祟若我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舊本脫若我以下十五字今據中篇補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祟中也

次

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為政有士政之政與正同下篇皆作正畢云次恣字省文引之曰畢說非也次猶即也

下文諸次字竝同、此言士在庶人之上故庶人未得卽己而爲正有士正之也次卽聲相近而字亦相通康誥勿庸以次女封荀子致士篇竝作勿庸以卽女家語始誅篇作勿庸以卽女心皆其證說文垐古文作堲亦其例也

天志中

脫文二

何以知義之爲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爲善政也舊本脫而爲字下篇曰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今據補、

下出

先王之書曰明哲維天臨君下出引之曰下出二字義不可通出當爲士明哲維天臨君下士猶詩言明明上天照臨下土耳隷書出字或作士若敳省作敖賁省作賁敳省作款之類形與士相似故士譌爲出漢書外戚傳必畏惡吐棄我漢紀吐譌作咄亦其類也

雷降

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念孫案雷降雪霜雨露義不可通雷盖實字之誤實與隕同左氏春秋經莊七年星隕如雨公羊隕作實爾雅隕降落也故曰實降雪霜雨露

天胡說

若天不愛民之厚天胡說人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
念孫天胡說之天當爲夫此涉上下文天字而誤夫發
聲也言若天非愛民之厚則人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
者果何說哉節葬篇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
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哉是其證

既可得留而已　既可謂而知也

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留而已
畢云據下云既可謂而知也此句未詳念孫案既可得
留而已當作既可得而智已智卽知也墨子書知字多作智見於經說
耕柱二篇者不可枚舉其他書作智者皆見管子法法篇言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

既可得而知已（尚賢篇曰既可得而知已）舊本作既可得畱而已者智誤爲畱又誤在而字上耳下文云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亦當作既可得而知也此因得與謂草書相似而誤既可得而知五字前後相挍則兩處之誤字不辯而自明（下篇亦云既可得而知也）

天之意　天之志

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念孫案天之意本作天之天之卽天志本篇之名也（子墨子之有天之已見上文古志字通作之說見號令篇常司上之下）後人不達又見上下文皆云順天之意反天之意故於天之下加意字耳下篇曰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

爲法也又曰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三志字亦後人所加之卽志字也

衍文三　脫文一

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行舊本謂之善下衍意字謂之不善下脫行字又衍意非二字今據下文改正

天志下

極戒

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引之曰極字義不可通極戒當爲儆戒字之誤也上篇相儆戒三字凡五見

脫文三

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之正天子也舊本不明於天下脫之字正下又脫天子二字今補

禍福

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念孫案福字義不可通禍福當爲禍祟下者降也言降之以疾病禍祟也疾病禍祟見中篇

物

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念孫案物字義不可通物當爲此此字指上文而言中篇曰不止此而已矣又曰不止此而已舊本脫不字今補皆其證

衍文一　脫文六

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舊本民下衍國字今刪殺一下脫不辜者必有一六字今據上中二篇補

別

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引之曰別讀為徧言天徧愛百姓也古或以別為徧說見經義述聞尚書康誥

毀之賁不之廢也

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賁不之廢也畢云句疑有脫誤念孫案賁當為者隸書者

字或作者見漢衛尉卿衡方碑郃陽令曹全碑與賁相似而誤不之廢衍之字廢者止也見中庸表記注言業萬世子孫繼嗣而毀之者猶不止也尚賢篇云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是也今本者譌作賁下文又衍之字則文不成義

脫文一

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知方圓之別矣舊本脫知字中篇曰圜與不圜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今據補

溝境　御

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

念孫案溝境二字不詞當依非攻篇作邊境此涉下文

溝池而誤也引之曰御字義不可通御當爲抑抑之言堙也謂壞其城郭以塞其溝池若周語所云墮高堙庳也史記河渠書禹抑鴻水索隱曰抑漢書溝洫志作堙堙抑皆塞之也是抑與堙同義非攻篇作湮其溝池湮亦堙也隸書抑字或作抑見漢校官碑御字或作御見帝堯碑二形相似而誤

係操

民之格者則剄拔之不格者則係操而歸引之曰民可係而歸不可操而歸古亦無以係操二字連文者操當爲纍卽孟子所謂係累其子弟也纍誤爲喿後人因改

所採耳。

## 舂酋

丈夫以爲僕圉，奚隸婦人以爲舂酋。畢云：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辠隸，女子入于舂稾。又說文云：酋，繹酒也。禮有大酋，掌酒官也。未詳婦人爲酋之義。酋與舀聲形相近。說文舀，抒臼也，亦舂稾義與。念孫案：畢以酋爲或舂或舀之舀，非也。說文：酋，繹酒也。從酉，水半見於上。禮有大酋，掌酒官也。月令注：酒孰曰酋。據此，則酒官謂之酋者，以其掌酒也。然則女奴之掌酒者，亦得謂之酋矣。周官酒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鄭注曰：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

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少才知以爲奚是其證惠氏半農禮說曰酒人之奚多至三百則古之酒皆女子爲之卽墨子所謂婦人以爲春酋也

法美

爲人後子者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府庫舊本脫府字據上文補視吾先君之法美念孫案法美二字義不相屬美當爲義字之誤也少儀言語之美鄭注美當爲儀案美乃義字之誤義卽古儀字說見經義述聞禮記別之以禮義下法義卽法儀也前有法儀篇云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非命篇曰先立義法卽儀法當讀爲嘗荀子性惡篇今當試去君上之埶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則天下之悖亂而相亾不待頃矣呂氏春秋疑似篇戎寇當至當竝與嘗同史記西南夷傳當擊南越者八校尉漢書當作嘗嘗試也言試發吾府庫視吾先君

之法儀也、

蚕糸

與角人之府庫、（角字有誤）籍人之金玉蚕糸者乎、引之曰、蚕糸二字義不可通、蚕糸當爲布梟、隷書布字作布、蚕字作蚕、二形相似、故布譌爲蚕、（荀子儒效篇、必蚕正以待之也、新序雜事篇蚕作布）梟壼繰之借字、布繰卽布帛、說文繰帛如紺色、或曰深繒、讀若梟、繰梟同音、故字亦相通、凡書傳中從梟從參之字、多相亂、故非樂篇、多治麻絲葛緒綑布繰、今本作布縿而擅弓之布幕衛也、繰幕魯也、今本亦作縿幕、其它從梟之字、亦多變而從參、（說見詩本音陳風月出篇）隷書參字作

叅與喿相似因譌爲喿矣西伯戡黎乃罪多參在上馬融讀參爲喿亦以其字形之相似金玉布繰皆府庫所藏故曰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布喿

### 脫文十

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引之曰舊脫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十字當據上下文補桃李瓜薑者

### 文義

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爲文義念孫案文義二字義不可通文當爲大字之誤也謂多殺鄰國之人闘之者不以爲不義反以爲大義也非攻篇曰小爲非則知

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今本不知下衍而字）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之謂也

明鬼下

借若

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舊本罰暴二字倒韓據上文改）則夫天下豈亂哉念孫案上言若使則下不得又言借若余謂若字涉上文而衍借乃偕字之誤偕與皆通（湯誓予及女皆亾孟子梁惠王篇皆作偕周頌豐年篇降福孔皆晉書樂志皆作偕）言使天下之人皆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則天下必不亂也

天下之

旦暮以爲教誨乎天下之疑天下之衆畢於上之字下補人字念孫案畢補非也此文本作旦暮以爲教誨乎天下句今本天下下有之字者涉下句天下之衆而衍畢不解其故而於之下補人字誤矣下文天下之衆卽天下之人也

脫文九

請或聞之見之則必以爲有莫聞莫見舊脫則必以下九字今據下文及非命篇補則必以爲無

敢問神

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名曰予爲句芒畢據太平御覽神鬼部二於神下加明字云明同名念孫案鈔本御覽正作敢問神名刻本名作明誤也明古讀若芒不得與名通

## 馳祖

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畢釋祖字云祖道也念孫案畢說非也法苑珠林君臣篇作燕之有祖澤猶宋之有桑林國之大祀也據此則祖是澤名故又以雲夢比之下文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亦謂祖澤之塗也然則祖非祖道之謂

由猶

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念孫案由猶皆欲也謙與兼同言欲兼殺之兼釋之也大雅文王有聲篇匪棘其欲禮器作匪革其猶周官小行人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大戴記朝事篇猶作欲是猶卽欲也猶由古字亦通

泏⿰氵皿摽羊

於是泏⿰氵皿摽羊而漉其皿畢云說文云泏水皃讀若窋⿰氵皿未詳疑皿字言以水渫皿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以羊皿灑社則漉當爲灑字之誤摽字書無此字盧云王

篇有𢴲字云搖也烏可烏寡二切引之曰𢴲即剄字也廣雅曰剄音惡乙牙反刑刻剄也吳語自剄於客前賈逵曰剄剄也作𢴲者或字耳此文本作𢴲羊出血而灑其血謂剄羊出血而灑其血於社也太平御覽獸部十三引作以羊血灑社者省文耳今本出血作涖洫涉下文灑字而誤加以又誤𢴲𢴲羊之上則義不可通

請品先

請品先不以其請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遫也畢云品當為盟下請字當為情引之曰畢謂品當作盟是也上請字當為諸先當為其隸書先字或作失與其相似而誤說見經義述聞左傳僖

三十一年其字當在盟字上其盟見上文諸猶今人言諸凡也言凡其盟而不以其情者必受鬼神之誅也上文曰諸不敬愼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遬也是其證今本諸譌作請其譌作先盟譌作品又升品字於先字上則義不可通下請字即情字也墨子書通以請爲情不煩改字

菆位　禁社

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爲菆位畢云菆蕝字假音說文云朝會束茅表位曰蕝春秋國

語曰茅蕝袁坐韋昭曰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念孫案群說非也蕝與叢同位當爲社字之誤也隸書社字或作社又作社因譌而爲位漢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稱州長社王元君眞字作社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夫封土爲社社字作社是其證也急就篇祠祀社稷叢臘奉叢一本作蕝鄭注喪大記曰樷猶蕝也釋文蕝才工反本亦作叢說文曰樷蕝也淮南原道篇注曰聚木曰樷蕝亦與叢同顏師古曰叢謂草木岑蔚之所因立神祠即此所謂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爲蕝社也秦策恒思有神叢高注曰神祠叢樹也見史記陳涉世家索隱莊子人閒世篇曰見櫟社樹其大蕝朱呂氏春秋懷寵篇曰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太元聚次四曰牽羊示于叢社皆其

證也置以爲宗廟承上實於祖而言立以爲菆社承上修於社而言則位爲社字之誤明矣史記陳涉世家又閒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索隱引墨子云建國必擇木之脩茂者以爲叢位則所見本社字已誤作位而菆字作叢則不誤也又耕柱篇曰季孫紹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禁社乃叢社之誤叢亦與叢同爾雅灌木叢木釋文曰叢本或作藂漢書東方朔傳菆珍怪師古曰菆古叢字漢嚴院君神祠碑險有菆錫何藂說文丵叢生艸也叢聚也從丵取聲聚艸謂之叢聚木亦謂之叢叢或菆叢三字或從艸或從林其義一也

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

念孫案爲下當有有字而今本脫之必以鬼神爲有見上文其下仍有脫文不可考

咸

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引之曰咸字文義不順當是或字之誤言或恐竹帛之腐蠹絕滅故又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也

愼無

先王之書愼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之有與又同亦何書有之哉念孫案愼無二字義不可

通慎無當爲聖人上文曰故先王之書聖人此下脫二字或當云聖人之言一尺之帛一篇之書是其證

矧住人面

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住人面胡敢異心畢改住爲在引之曰古惟字但作隹古鐘鼎文惟字作隹石鼓文亦然又夏竦古文四聲韻載道德經惟字作隹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誤此住字蓋隹字之誤不當改爲在也矧惟者語詞康誥曰矧惟不孝不友又曰矧惟外庶子訓人酒誥曰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皆其證也鹽鐵論未通篇曰周公抱

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人面今本人作南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也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繇役篇曰普天之下惟人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義後漢書章帝紀曰訖惟人面靡不率俾和帝紀曰戒惟人面無思不服並與墨子同意

誤文二

此吾所以知商書之鬼也且商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舊本上商書譌作商周下商書譌作商書今據上文改

事

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言聽獄

之事也念孫案事者中之壞字也中者平也與均字對文上文曰修於社者何也言聽之中也是其證

尚書

故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念孫案尚書夏書文不成義尚與上同書當爲者言上者則夏書其次則商周之書也此涉上下文書字而誤

若以爲不然

念孫案此五字隔斷上下文義蓋涉下文若以爲不然而衍

不可

鬼神之罰不可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之畢依一本於不可下補恃字念孫案不可下一字乃爲字非恃字也下文曰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此文凡兩見是其明證矣上文曰鬼神之明不可爲幽閒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見之與此文同一例不可爲富貴衆強云云猶孔子言仁不可爲衆也其一本作不可恃恃字乃後人以意補之與上下文不合

主別

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畢云主別太平御覽引

作生捕。皇王部七。念孫案主別兕虎本作生列兕虎列卽今裂字也。說文。列。分解也。裂。繒餘也。義各不同。艮九三。列其夤。大戴記曾子天圓篇。割列禳瘞。管子五輔篇。博帶梨。大袂列。皆是古分列字。今分列字皆作裂。而列但爲行列字矣。鈔本太平御覽引墨子作生裂兕虎。故知今本主別爲生列之譌。刻本作生捕者淺人以意改之耳。

## 楚毒

楚毒無罪。刳剔孕婦。念孫案楚毒本作焚炙。此因焚誤爲楚。則楚炙二字義不可通。後人不得其解。遂以意改爲楚毒耳。焚炙卽所謂炮格之刑也。俗作炮烙。非。說見史記殷本紀。焚炙刳剔皆實有其可指之刑。若改作楚毒則不知爲何

刑矣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五出焚炙無罪四字注曰墨子云殷紂則墨子之本作焚炙無罪甚明偽古文泰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即用墨子而小變其文

百走

衆畔百走引之曰百字義不可通百走葢皆走之誤

脫文二

此非所以爲上士之道也舊本脫之字也字上文曰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據補

非樂上

遂野

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爲不安也引之曰野卽字字也古讀野如宇周官職方氏其澤藪曰大野釋文野劉音與與宇古同音餘見唐韻正故與宇通楚辭招魂高堂邃宇王注曰邃深也宇屋也鹽鐵論取下篇曰高堂邃宇廣廈洞房易林恆之剝曰深堂邃宇君安其所皆其證若郊野之野則不得言邃且上與高臺厚榭不倫下與之居二字義不相屬矣

意舍此

此下有脫文不可考

遲者　當年

將必不使老與遲者又下文將必使當年念孫案遲讀

爲稺遲字本有稺音遲稺又同訓爲晚廣雅遲稺晚也故稺通作遲當年壯年也或曰丁年說見經義述聞爾雅

不與

其說必將與賤人不與君子念孫案此本作必將與賤人與君子下文與君子聽之與賤人聽之即承此文而言今本作不與君子不字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

醜羸

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念孫案醜羸二字後人所加也楚辭九章注曰從容舉動也古謂舉動爲從容說見廣雅疏證釋訓身體從容不足

觀謂衣服不美則身體之一舉一動皆無足觀也後人乃加入醜羸二字夫衣服不美何至羸其身體且身體從容不足觀與面目顏色不足視對文加醜羸二字則與上文不對矣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此作身體從容不足觀無醜羸二字陳禹謨本删去太平御覽服章部十飲食部七所引竝同

升粟

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念孫案升當爲叔叔與菽同大雅生民篇蓺之荏菽檀弓啜菽飲水左氏春秋定元年隕霜殺菽釋文竝作叔管子戒篇出冬葱與戎叔莊子列御寇篇食以芻叔漢書昭帝紀以叔粟當賦竝與菽同尚賢篇云蚤

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其證也草書叔字作𠦑升字作𠦑𠦑二形相似晏子諫篇合升𣁬之微以滿倉廩說苑正諫篇升𣁬作菽粟齊策先生王斗文選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作王叔漢書古今人表作王升後漢書周章字次叔叔或作升文選左思魏都賦注引張升反論陳琳荅東阿王牋注作張叔及論昭七年左傳正義作張叔皮論皆以字形相似而誤非命篇多聚升粟誤與此同

縿

多治麻絲葛緒綑布縿兪孫案縿當爲綵凡書傳中從

喿之字多變而從參說見詩本音陳風月出篇故繰誤爲縿集韻、細織也細布繰猶言細布帛說文繰帛如紺色或曰淺繒從糸喿聲讀若喿玉篇子老切廣雅曰繰謂之縑檀弓、布幕衛也繰幕魯也鄭注曰繰縑也繰讀如綃今本檀弓又亦譌作縿說文縿旌旗之游也從糸參聲玉篇所衘切兩字判然不同非命篇掘布縿同、

脫文四

卽必不能蚤出莫入耕稼樹藝多聚叔粟是故叔粟不足舊本脫是故叔粟四字今據上下文補、

舞佯佯黃言孔章

詩云鏁當爲舞舞與謨音同孔書作聖謨洋洋又云黃孔書作嘉是引之曰畢說非也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常讀爲皇天弗尚之尚說見經義述聞）九有以亡卽下文之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也此承上文恒舞于宮而言言耽於樂者必亡其國故下文云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東晉人改其文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則與墨子非樂之意了不相涉而畢反據之以改原文傎矣

非命上

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

此下有脫文不可考

廢

廢以爲刑政盧云廢置也念孫案盧說非也廢讀爲發故中篇作發而爲刑政下篇作發而爲政乎國發廢古字通說見史記平原君傳

益葢

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存 何益葢嘗尚觀於聖王之事念孫案或以命爲存絕句下文云豈可謂有命哉 益卽葢字之譌葢字俗書作葢形與益相近故葢譌作益史記楚世家退葢長城以爲防徐廣曰葢一作益與今云益葢者一本作益一本作葢而後人誤合之耳葢與

盇同盇何不也檀弓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孟子梁惠王篇蓋亦反其本矣嘗試也

尚與上同言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則何不試上觀於聖王之事乎下文曰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何益嘗尚觀於先王之書益亦蓋字之譌

則是以

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念孫案是以上不當有則字蓋即利字之誤而衍者上下文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是以上皆無則字

脫文二

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爲賞罰以勸賢畢云中篇作勸沮是念孫案原文是勸賢不得徑改爲勸沮余謂勸賢下當有沮暴二字勸賢承賞而言沮暴承罰而言尚賢篇曰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尚同篇曰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可以沮暴皆其證

持

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念孫案持字義不可通持當爲特呂氏春秋忠廉篇注曰特猶直也言此直是凶人之言暴人之道也下文同

心涂

昔上世暴王（舊本昔譌作若，據上文改）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畢云：涂，猶術。引之曰：畢說非也。心涂本作心志，耳目之淫、心志之辟，竝見中篇。下篇作心意，亦心志之譌。

縱之棄

天亦縱之棄而弗葆。念孫案：縱之棄，當作縱棄之。縱棄猶放棄也。中篇作天不亦棄縱而不葆（孟子滕文公篇注曰：不亦者，亦也。畢本不亦作亦不，非）。天志篇作天亦縱棄紂而不葆，皆其證。

脫文三

上無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下無以降綏天下

賢可之士舊本原下無以三字今據上下文補

非命下

遲樸

昔者暴王作之窮人術之此皆疑衆遲樸引之曰遲字義不可通遲當爲遇字之誤也遇與愚同晏子春秋外篇盛爲聲樂以淫愚民墨子非儒篇愚作遇莊子則陽篇匿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愚一本作遇韓子南面篇愚贛窳惰之民宋乾道本愚作遇秦策今愚或與罪人同心姚本愚作遇言此有命之說或作之或述之皆足以疑衆愚樸樸謂質樸之人也中篇作教衆愚樸是其證今本愚樸下衍人字畢說非

惟舌

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舌而利其脣呡也（呡與吻同）一本惟舌作頰舌念孫案惟與頰形聲俱不相近若本是頰字無緣誤而爲惟一本作頰者後人以意改之耳惟舌當爲喉舌喉誤爲唯因誤爲惟耳潛夫論斷訟篇愼己喉舌以示下民今本喉作唯其誤正與此同凡從侯從隹之字隸書往往譌溷（隸書侯字作矦隹字作隹二形相似）海內東經少室在雍氏南一曰緱氏緱與雍形相近晏子諫篇晉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韓子說疑篇推侈作矦侈淮南兵略篇疾如鍭矢高注曰鍭金鏃翦羽之矢也今本鍭作錐後漢書臧宮傳妖巫維氾

維或作緱方言雞雛徐魯之間謂之𪃿子今本作秋侯子皆以字形相似而誤

麻統

多治麻統葛緒畢云說文云統絲曼延也念孫案畢說非也統當爲絲非樂篇作多治麻絲葛緒是其證墨子書言麻絲者多矣未有作麻統者且麻絲爲古今之通稱若統爲絲曼延則不得與麻並舉矣蓋俗書絲字作絲與絲相似故絲譌爲統非說文之統字也

不使

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畢云使當爲便念孫案爾雅使

從也天鬼不從猶上文言上帝不順耳小雅雨無正篇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鄭箋訓使爲從管子小匡篇魯請爲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邢請爲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不使謂不從也使非便字之誤

待養

下以待養百姓念孫案待字義不可通待養當爲持養字之誤也周官服不氏以旌居乏而待獲注待當爲持天志篇曰會飢息勞持養其萬民荀子勸學篇曰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曰以相羣居以相持養楊倞注持養保養也分言之則曰持曰養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曰士

者持祿游者營交是也

其抎

其抎其國家傾覆其社稷念孫案其字義不可通當是失字之誤隸書失字或作失與其相似說文抎有所失也尚賢篇云失損其國家抎損古字通傾覆其社稷天志篇云國家滅亡抎失社稷齊策云守齊國唯恐失抎之皆其證

脫文六

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念孫案此本作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強非也淮南脩務篇注曰強力也言有命之言

士君子不可不力非之也中篇作不可不疾非疾亦力也見呂氏春秋尊師篇注下文曰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是其證今本言上脫之宗也上脫不可不強非五字則義不可通

非儒下

親親有術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引之曰此即中庸所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今云親親有術者殺與術聲近而字通也說文殺字從殳杀聲而無杀字五經文字曰杀古殺字案杀爲古殺字而後又加殳猶朮爲古秫字而後又加禾也今案杀字蓋從乂

朮聲說文乂芟艸也從丿乀相交（說文乀讀與弗同玉篇乀普折切）或從刀作刈廣雅刈殺也哀元年左傳艾殺其民艾與乂刈同是乂卽殺也故殺字從乂而以朮為聲乂字篆文作乂今在朮字之上故變曲為直而作乂（說文儿字解云人在下故詰詘此變直為曲者也與乂正相反）其實一字也說文無乂部故杀字無所附而不收杀與術並從朮聲故聲相近轉去聲則殺音色介反術音遂（見月令學記注）聲亦相近故墨子書以術為殺

其

惎父母三年其妻後子三年念孫案其字涉下文伯父

叔父弟兄庶子其而衍節葬篇父母死喪之三年下無其字是其證畢讀其爲朞而以喪父母三年其爲句大誤

親伯父宗兄而卑子

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上文云喪父母三年妻後子三年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盧云似當云而卑與子同也引之曰而卑子也當作卑而庶子也而讀爲如言卑其伯父宗兄如庶子也上文云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今本卑而二字倒轉又脫庶字余謂親伯父宗兄親當爲視言視伯父宗兄如庶子之卑也視親字相似淮南兵略篇上視下如弟

今本視譌作親又涉上下文親字而誤

列尸弗

其親死列尸弗畢讀弗字句絕云弗與祓同念孫案葬禮無祓尸之事畢說非也此本作列尸弗斂今本脫斂字臣死三日而後斂則前二日猶未斂也故曰列尸弗斂列者陳也鈔本北堂書鈔地部二引此正作列尸弗斂陳禹謨本删去

如其亾也

以爲寶在則慈愚甚矣如其亾也必求焉僞亦大矣引之曰如其亾也二句與僞字義不相屬如當爲知言既

知其亾而必求之則僞而已矣

袛褍

取妻身迎袛褍爲僕隶鬱授綏畢云說文祇敬也褍衣正幅則褍亦正意與端同念孫案畢說非也袛當爲袨隸書袛字作袛與袨相似故袨誤爲袛袨褍卽元端也周官司服其齋服有元端素端鄭注曰端者取其正也服虔注昭元年左傳曰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端與褍同故說文以褍爲衣正幅也玉篇袨黑衣也淮南齊俗篇尸祝袀袨蔡邕獨斷曰祠宗廟則長冠袀元袀元與袨同袀亦黑色也文選閑居賦注引服虔左傳注曰袀服黑服也大夫端冕高注曰袀純服袨黑齋衣也卽

周官所云齊服元端也莊子達生篇祝宗人元端即淮南所云尸祝袀袨也

脫文一　誤文一

吏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此句有脫文）而儒者以爲道敎是賊天下之人者也（舊本脫吏字今據上文補賊譌作賤今以意改後凡賊譌作賤者放此）

家翠

因人之家翠以爲（此下脫一字）恃人之野以爲尊畢云廣雅𦢊肥也此古字引之曰因人之家肥文不成義翠當讀爲𦢊玉篇𦢊思醉切廣韻云貨也謂因人之家財也韓

子說疑篇破家殘賊是也古無賊字故借羣爲之

服古言

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念孫案服古言三字文義不順當依公孟篇作必古言服然後仁

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

引之曰此文當作所謂古之言服者皆嘗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則非君子也非君子見下然則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今本古之言服脫言服二字

古人言之服之脫言之二字則非君子也脫非字服非君子之服上服字譌作法

何故相

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念孫案何故相下當有與字而今本脫之則義不可通相與謂相敵也古謂相敵爲相與襄二十五年左傳一與一誰能懼我哀九年傳宋方吉不可與也越語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與字竝與敵同義詳見經義述聞左傳襄二十五年言既爲仁人則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兩相敵也上文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是其明證矣

傳術

因用傳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念孫案傳術二字義不可通傳術當爲儒術毋逐奔云云皆儒者之言也見上文故曰用儒術令士卒隸書儒或作僞傳或作傳二形相似而誤上文儒者迎妻儒誤作傳晏子春秋外篇行之難者在內而儒者無其外儒亦誤作傳

也

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念孫案也字涉上下文而衍此言暴亂之人爲天下害聖人興師誅罰將以除害也義見上文若用儒術令士卒曰毋逐奔云云則暴亂之

人得活而天下之害不除矣是暴亂之人下本無也字

昔　用偏　循身

昔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偏近以循身念孫案此文本作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周偏（與徧同）近以脩身言君子之行仁義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則所施周徧近則以脩其身也今本皆作昔周作用脩作循（隸書脩循相亂說見管子形勢篇）則義不可通

行易而從

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念孫案行易而從文不成義當作行明而易從與上句文同一例下文曰行

義可明乎民又曰行義不可明於民皆其證

儒學

儒學不可使議世畢云晏子儒作博議作儀外篇念孫案作博者是此言孔子博學而不可以爲法於世非譏其儒學也今本作儒學者博誤爲傳又誤爲儒耳隸書傳儒相似儀議古字通說見上文

爲享豚

子路爲享豚念孫案爲字後人所加享即今之烹字也經典省作亨後人誤讀爲燕享之享故又加爲字耳孔叢子詰墨篇藝文類聚獸部中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七

飲食部十一、獸部十五引此皆作子路烹豚、無爲字、

茍生　苟義

爨與女爲茍生、今與女爲茍義、畢云苟、苟且、念孫案畢說非也、茍讀爲亟、其乘屋之亟、亟急也、說文茍、自急敕也、從羊省從勹口、勹口猶愼言也、舊本誤作從包省從口、口猶愼言也、今依段注改、與苟且之苟從艸者不同、爨與女爲茍生、今與女爲茍義者、爨謂在陳蔡時也、今謂哀公賜食時也、具見上文、茍、急也、言爨時則以生爲急、今時則以義爲急也、若以茍爲苟且之苟、則茍義二字義不可通矣、文選石崇王昭君辭注引此亦誤以爲苟且之苟、案茍字不見經典

唯爾雅亟速也釋文曰亟字又作㖤同居力反此釋文中僅見之字而通志堂本乃改㖤爲急謬矣盧氏抱經已正之釋文而外則唯墨子書有之亦古文之僅存者良可貴也

嬴飽

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嬴飽僞行以自飾念孫案嬴飽僞行以自飾本作嬴飽則僞行以自飾嬴之言盈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我曲楚直其衆素飽杜注曰直氣盈飽盈飽卽嬴飽正對上文飢約而言今本飽下脫則字嬴飽又譌作羸飽則義不可通

亦

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爲舍亦家室而託寓也念孫案亦字義不可通亦當爲亣亣古其字也墨子書其字多作亣說見公孟篇耕柱篇曰周公旦辭三公東處於商奄蓋卽此所謂舍其家室而託寓者盧改舍亦爲亦舍非是

墨子弟三

墨子弟四

讀書雜志氏<sup></sup>

高郵王念孫

經上

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

引之曰序當爲厚經說上云端仳兩有端而后可次無厚而后可是其證也無厚者不厚也訓端以無厚者凡物之見端其形皆甚微也厚與序隸書相似而誤說見非攻下篇

纑閒虛也

盧云纑猶壚壚之壚引之曰盧說非也纑乃櫨之借字

經說上云纑閒虛也者（今本脫閒字）兩木之閒謂其無木者也則其字當作櫨眾經音義卷一引三倉云櫨柱上方木也櫨以木為之兩櫨之閒則無木故曰櫨閒虛也者兩木之閒謂其無木者也

守彌異所也

畢云不移其所故曰守引之曰彌異所非不移其所之謂也畢說非是今案守當為宇字形相似而誤彌徧也宇者徧乎異所之稱也經說上解此云宇（句）東西南北（今本東西下衍家宇）東西南北可謂異所矣而徧乎東西南北則謂之宇故曰宇（句）彌異所也高誘注淮南原道篇云四

方上下曰宇蔡邕注典引云四表曰宇四表即東西南北也

經下

量一小而易一大而缶

鑑位（畢云當云鑑立古位立字通案上文云臨鑑而立此亦當云臨鑑立）量一小而易一大而缶（與正同）說在中之引之曰量當作景字相似而誤也經說下云鑒中之內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正起於中緣正而長其直也中之外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易合於（於下蓋脫中字說見本篇）而長其直也彼文言鑑

言景言易言正並與此同是其證也

過仵景不從說在改爲

引之曰從當爲徙徙移也列子仲尼篇景不移者說在改也張湛注云景改而更生非向之景引墨子曰景不移說在改爲也是其證

一法者之相與也盡若方之相召也

引之曰召當作合經說下云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台也台亦合之誤一同也一法同法也畢以一字屬上句非與如也見廣雅盡猶皆也言同法者之彼此相如也皆若物之方者之彼此相合也

經說上

所爲不善名　所爲善名・

行（句）所爲不善名行也所爲善名巧也若爲盜畢云言所爲之事無善名是躬行也有善名是巧于盜名也引之曰義疑當爲著形相似而誤也言所爲之事不著名是躬行也所爲之事著名是巧于盜名者也

故言也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

引之曰當作故言也者出諸口能（下脫一字）之民者也出字誤倒在下能下又脫一字能與而通（說詳毛詩述聞能不我知下）謂言出諸口而加之民也繫辭傳曰言出乎身加乎民

今久古今且莫

引之曰上今字因下今字而衍且當爲旦言古今異時旦莫異時而徧歷古今旦莫則久矣故曰久句古今旦莫故經上云久句彌異時也彌徧也

損偏也者兼之體也其體或去存謂其存者損

引之曰經上云損偏去也則此當云損偏去也者兼之體也其體或去或存謂其去者損害者脫誤耳

若夫過楹

止句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若夫過楹引之曰夫當作矢矢之過楹久則止而不行故曰無久之不止若矢過

楹鄉射禮記曰射自楹閒故以矢過楹爲喩

經說下

見之智也吉之使智也

引之曰吉當爲告智與知同欲使知之故告之也下文曰告我則我智之

宇南北在且有在莫

宇徙而有處宇（畢讀絕句）宇南北在且有在莫宇徙久引之曰經說上云宇東西南北此不當言南北而不及東西蓋有脫文且當爲旦有讀爲又此言宇徙則自南而北自東而西歷時必久屢更旦莫故云宇徙久又云在旦

又在莫經說上云久古今旦莫是也今本旦亦譌作且辨見本條

而必易合於而長其直也

引之曰於下蓋脫中字上文云必正起於中緣正而長其直也此亦當云易合於中

亦遠

鑒鑒者近則所鑒大景亦大亦遠所鑒小景亦小引之曰亦遠當作亓遠亓古其字說見公孟篇與亦相似又因上下文亦字而誤

且且必然

且且必然且已必已且用工而後已者必用工後已引

之曰且且必然當作且然必然以下三句文義例之可知必用工後已後上亦當有而字

一方貌盡俱有法而異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台也盡貌猶方也

引之曰當作一方盡類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俱有法而不異盡類猶方也一方盡類者一同也言同具方形則其方盡相類也隸書類貌相似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故類誤爲貌又誤倒於盡字上耳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者言物之方者雖有方木方石之異而不害其方之彼此相合也作台者字之誤耳俱有法而不異

盡類猶方也者言其法同則彼此盡相類亦猶方與方之盡相類也傳寫者上下錯亂又脫不字耳一方盡類云云則經下所謂一法者之相與也盡若方之相合也

用牛角馬無角

曰盧云曰下當有牛字之與馬不類用牛角馬無角是類不同也盧云用牛當爲牛有引之曰用非誤字用者以也以牛有角馬無角說牛與馬之不類故云曰牛與馬之不類用牛有角馬無角也下文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爲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以亦用也上文以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文義亦同則用非誤字可知但

可云用牛下脫有字耳

論誹誹之可不可以理之可誹雖多誹其誹是也其理不可非雖少誹非也

引之曰當作論誹之可不可以理之可誹不可誹理之可誹雖多誹其誹是也其理不可誹雖少誹非也今本論誹下衍誹字以理之可誹下脫不可誹理之可誹七字其理不可誹誹又譌作非

大取

愛衆衆也　一若今之世人也　凡學愛人

愛衆衆也畢云此與下寡也舊俱作世以意改與愛寡也相若兼愛之有

相若愛尚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引之曰愛衆衆也下衆字衍當作愛衆也與愛寡也相若今之世人當作今世之人今世與尚世尚與上同後世相對爲文也又案下文凡學愛人與小圜之圜云云文義不相屬疑當在愛衆也上凡學愛人乃統下文之詞愛衆也云云則承上句而詳言之也古書錯簡耳

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

引之曰鬼非人也當作人之鬼非人也寫者脫去人之二字耳小取篇云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是其證

非殺臧也專殺盜非殺盜也

引之曰非殺臧也上有說文以下二句例之當云專殺臧非殺臧也

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

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

引之曰生於慮獲之利下當更有慮獲之利四字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相對為文

意指之人也

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引之曰當作意人之指非意人也意度也言所度者人之指非度人也下文云一指非

一人也是其證

攷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

引之曰故一下衍人字一人之指上衍是字當作故一指非一人也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

小取

舉也物而以明之也　無也故焉

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畢云舉也之也疑衍念孫案也非衍字也與他同舉他物以明此物謂之譬故曰辟也者舉他物而以明之也墨子書通以也為他說見備城門篇又下文云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

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焉引之曰無故也焉當作無也故焉也故即他故下文云此與彼同類今本脫類字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今本非上衍罪字無也故焉藏本如是今本譌作無故焉也文正與此同今本也故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

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　其取之也有以取之

引之曰同其所以然不必同當作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承上文其然與所以然言之也下文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文義正與此合寫者脫去上三

字耳又下文其取之也有以取之以上當有所字下文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卽承此言之也上文其然也有所以然也文義正與此合寫者脫所字

或一害而一不害

引之曰兩害字俱當作周隸書周字與害相似故誤爲害下文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與此相應字正作周

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

引之曰此本作或一是而一非也當以非也二字接或一是而一下其不可常用也以下三句則因上文而衍

不是也三字又後人所增蓋後人不知不可常用云云爲衍文之隔斷正文者又不知非也二字本與或一是而一作一句乃足以不是也三字耳下文云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與此相應當據以刪正

獲之視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

畢云視當爲事引之曰畢說非也視乃親字之譌獲之親句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兩親字上下相應猶下文云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兩弟字亦上下相應

所謂内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内膠而不解也此

乃是而然者也

念孫案上文白馬馬也以下但言是不言非故曰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親人也以下言是又言非故曰此乃是而不然者也然今本誤作殺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以下亦是非故言而以此三句承之則亦當云此乃是而不然者也寫者脫去不字耳

乘馬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爲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而後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

引之曰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待上當有不字不待

周乘馬所謂不周也周徧也下文待周不乘馬所謂周也
以相反爲義而後不乘馬不上當有爲字猶上文云然
後爲乘馬也寫者脫去耳其重出之而後不乘馬五字
則衍文也

祭之鬼非祭人也

引之曰祭之鬼當作祭人之鬼承上文人之鬼而言也
寫者脫人字

之馬之目盼則爲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不謂
之馬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
而不謂之牛衆

畢云之馬之目盼上之疑當爲大則爲之馬盼爲當作謂引之曰上之非大字之譌之猶於也說見釋詞言於馬之目盼則謂之馬盼於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於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於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也

一馬馬也馬或白者二馬而或白也

引之曰一馬馬也二馬馬也已見上文此一馬馬也四字葢衍

耕柱

羊

駕驥與羊念孫案羊不可與馬竝駕羊當爲牛太平御

覽地部五引此已誤作羊藝文類聚地部及白帖五竝
引作牛

足以責

子墨子曰何故歐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念孫案驥
足以責本作以驥足責言所以歐驥者以驥之足責故
也此正荅墨子何故歐驥之問今本倒以字於足字之
下則非其旨矣類聚白帖御覽竝作以驥足責下文本
作子墨子曰我亦以子爲足責此正荅耕柱子以驥足
責之語今本足責作足以責亦誤類聚御覽無以字

折金　山川　陶鑄之

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畢據文選注七命改折爲採念孫案畢改非也折金者擿金也擿音剔漢書趙廣漢傳其發姦擿伏如神師古曰擿謂動發之也管子地數篇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有銅上有赭者下有鐵君謹封而祭之然則與折取之遠矣彼言折取之此言折金其義一也說文曰硩上擿山巖空青珊瑚墮之從石折聲硩與折亦聲近而義同後漢書崔駰傳注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初學記鱗介部太平御覽珍寶部九路史疏仡紀廣川書跋玉海器用部引此並作折金文選注作採金者後人

不曉折字之義而妄改之非李善原文也

折金於山川畢云山海經云其中多金或在山或在水

諸書引多無川字非念孫案山水中雖皆有金然此自

言使翁難乙折金於山不兼川言之後漢書注文選注

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皆無川字則川字乃

後人以意加之也

陶鑄之於昆吾本作鑄鼎於昆吾此淺人不曉文義而

改之也金可言鑄不可言陶上言折金故此言鑄鼎此

言鑄鼎故下言鼎成若以陶鑄並言則與上下文皆不

合矣後漢書注文選注藝文類聚初學記並作鑄鼎太

平御覽作鑄之路史作鑄陶玉海作陶鑄之則羅長源所見本已有陶字蓋唐宋閒人改之也

曰

是使翁難乙卜於白若之龜舊本譌作白苔之龜畢據藝文類聚改爲目若之龜引爾雅左睨不類右睨不若以爲目若之護殊屬附會今考初學記路史廣川書跋玉海並引作白若之龜白字正與今本同未敢輒改曰念孫案曰者翁難乙既卜而言其占也下文乙又言兆之由曰卽其繇自鼎成四足而方以下六句皆是占詞畢依玉海於曰上加龜字非也龜曰二字義不可通藝文類聚作使翁難乙灼目若之龜成何曰則曰上本無龜字明矣

三足

鼎成三足而方念孫案三足本作四足此後人習聞鼎三足之說而不知古鼎有四足者遂以意改之也藝文類聚廣川書跋玉海引此皆作四足則三字必元以後人所改也博古圖所載商周鼎四足者甚多未必皆屬無稽廣川書跋曰祕閣二方鼎其一受太府之量一斛七斗又一受量損二斗三升四足承其下形方如矩漢人謂鼎三足以象三德又謂禹之鼎三足以有承也韋昭以左氏說莒之二方鼎乃謂其上則方其下則圓方其時古鼎存者盡廢其在山澤邱隴者未出故不得其

形制引之曰左傳莒之二方鼎服虔曰鼎三足者圜四足者方則漢人說方鼎固有知其形制者引墨子鼎成四足而方以爲古鼎四足之證

一南一北一西一東

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藝文類聚同太平御覽路史玉海並作一東一西引之曰作一東一西者是、一東、一西當在一南一北之上雲與西爲韻西古讀若詵詵征夫之詵說見六書音均表北與國爲韻大雅文王有聲篇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廱與東爲韻北與服爲韻是其例也而諸書所引一南一北句皆在上則其誤久矣

諫

使聖人取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諫豈能智與知同數百歲之後哉引之曰諫字與上下文義不合諫當爲謀字之誤也管子立政九敗解諫臣死而諂臣尊今本諫作謀與此文互誤淮南主術篇耳能聽而執正進諫高注諫或爲謀言雖聖人與良臣桀相其謀必不能知數百歲之後也

能欣者欣

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牆成也畢云說文掀舉出也與欣同引之曰舉出之事與築牆無涉欣當讀爲睎說文曰睎望也呂氏春秋不

屆篇曰今之城者或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晞望此云能築者築卽彼所云操大築乎城上也能實壤者實壤卽彼所云負畚而赴城下也能欣者欣欣與晞同卽彼所云操表掇以善晞望也晞通作希管子君臣篇曰上下相希若望參表晞字從希得聲古音在脂部欣字從斤得聲古音在諄部諄部之音多與脂部相通故從斤之字亦與從希之字相通說文曰昕從日斤聲讀若希左傳曹公子欣時漢書古今人表作郗時是其證也

蘄

子墨子游荊耕柱子於楚念孫案耕柱子上不當有荊字魯問篇曰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耕荊聲相近則荊蓋耕字之誤而衍者

脫文二 耶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之爲義也舊本脫曰子二字今以意補人不見而耶鬼不見而富引之曰耶字義不可通蓋服之壞字也富讀爲福福富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尚書惟訖于富下而汝也人不見而服者未見人之服汝也鬼不見而富者未見鬼之福汝也故下文曰而子爲之有狂疾也服與福爲韻

商蓋

古者周公旦非關叔畢云關管字假音辭三公東處於商蓋句人皆謂之狂念孫案商蓋當爲商奄蓋字古與盇通盇奄草書相似故奄譌作盇又譌作蓋韓子說林篇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奄今本奄作蓋誤與此同昭二十七年左傳吳公子掩餘史記吳世家刺客傳竝作蓋餘亦其類也畢以商字絕句蓋字屬下句失之

度

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畢云度謂渡去也引之曰畢說非也與當爲興度當爲廢皆字之誤也廢度草書相似故廢譌作度史記脉書名察廢驗今本廢字亦譌作度辯見史記興與廢好與惡皆

對文、

貴義

何故則　何故也

今謂人曰子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子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又下文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念孫案何故則皆本作何則後人誤以則字下屬爲句故於何下加故字耳何則與何也同義辭過篇曰何則其所道

之然也尙賢篇曰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荀
子宥坐篇曰何則陵遲故也秦策曰臣恐韓魏之卑辭
慮患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史記春申君傳作何則是
其證詳見釋詞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一六十二資產部二引
此竝作何則無故字又下文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
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
曰義也故字亦後人所加御覽人事部六十二引無故
字

如

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畢云太平

御覽引子如勸我作子宜勸我（人事部六十二、資產部二十二）念孫案此不解如字之義而以意改之也如猶宜也言子宜勸我爲義也如字古或訓爲宜說見釋詞

成

子之言則成善矣畢改成爲誠念孫案古或以成爲誠不煩改字說見逸周書柔武篇

脫文二

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不足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舊本脫下不足二字今據上句補）

脫文二

使之爲一犬一彘之害舊本脫一犬二字今據羣書治要補魯問篇亦云竊一犬一彘

遺

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爲是廢先王之傳也念孫案遺字義不可通遺當爲道此涉上文傳遺而誤也上文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故此文曰今聞先王之道而不爲是廢先王之傳也

百人

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畢云數百下當脫人處二字念孫案百人亦當爲數百人上文曰千人有餘故此分言之曰數百人處於前數百人處於後今

作百尺則與上下文不合

千盆

子墨子仕人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女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畢改盆爲益云古無鎰字只作益或作溢念孫案古鎰字皆作溢無作益者漢書食貨志黃金以溢爲名孟康曰二十兩爲溢賈逵國語注云二十四兩念孫案此言千盆五百盆皆謂粟非謂金也荀子富國篇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楊倞曰蓋當時以盆爲量引考工記曰盆實二鬴又引墨子曰待女以千盆授我五百盆則盆

非益之譌也富國篇又云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鼓亦量名

以戊己殺黃龍于中方

且帝以甲乙殺青龍于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于西方以壬癸殺黑龍于北方畢於此下增以戊已殺黃龍于中方云此句舊脫据太平御覽增鱗介部下念孫案畢增非也原文本無此句今刻本御覽有之者後人不知古義而妄加之也古人謂東西南北爲四方者以其在四旁也若中央爲四方之中則不得言中方一謬也行者之所向有東有西有南有北而中不

與聶二一謬也鈔本御覽及容齋續筆所引皆無此句

公孟

身也

是言有三物聶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引之曰身字義不可通身當爲耳隸書身字或作耳（見漢荊州從事苑鎮碑）與耳相似故耳誤爲身（管子兵法篇教其耳以號令之數今本耳誤爲身）所謂是言有三物者不扣則不鳴者一雖不扣必鳴者二而公孟子但云不扣則不鳴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故曰子乃今知其一耳今本耳誤爲身身下又衍也字

脫文十一　精

且有二生於此善筮(舊本筮誤作星今據下文改)一行爲人筮者一處而不出者行爲人筮者(舊脫一處以下十一字今據上下文義補)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念孫案精當爲糈字之誤也莊子人間世篇鼓筴播精釋文精如字一音所字則當作糈是糈與精字形相似而易譌也)郭璞注南山經曰糈先呂反今江東音所說文糈糧也言兩人皆善筮而一行一處其得米孰多也史記貨殖傳云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是其證

絳衣

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哀十四年公羊傳反袂拭面涕沾袍何注曰袍衣前襟也)引之曰絳當爲綘字之誤也綘與縫同(集韻縫或省作

緯漢丹陽太守郭旻碑彌絳衮口、絳、即縫字字從夆、不從夅、縫衣、大衣也字或作逢又作縫、洪範子孫其逢、馬注曰、逢大也其某氏傳以子孫逢吉爲句訓逢爲遇皆非是說見經義述聞儒行衣逢掖之衣鄭注曰、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莊子盜跖篇縫衣淺帶向秀注曰、儒服寬而長大見列子黃帝篇釋文釋文曰縫本又作縫荀子非十二子篇其冠進其衣逢儒效篇逢衣淺帶解果其冠楊倞注竝曰、逢大也列子黃帝篇曰、女逢衣徒也縫絳逢縫字異而義同絳衣與博袍連文絳博皆大也淮南齊俗篇作裾衣博袍高注曰、裾褎也褎亦大也氾論篇又云褎衣博帶、

亦

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此字未詳）而去亦冠也畢改亦爲亓云亓卽其字引之曰古其字亦有作亓者玉篇亓古文其是其證今本墨子其作亦則是亓之譌非亓之譌也後凡亓譌作亦者放此

無祥不祥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畢改無祥不祥爲有祥不祥云据下文改念孫案畢改非也公孟子之意以爲壽夭貧富皆有命而鬼神不能爲禍福故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墨子執非命之說以爲鬼神實司

禍福義則降之祥不義則降之不祥故曰有祥不祥有祥不祥乃墨子之說非公孟子之說不得據彼以改此也

國治

國亂則治之國治則爲禮樂舊本脫國字據下文補國治則從事國富則爲禮樂念孫案下國治當爲國貧治與亂對富與貧對國亂則治之即上文所謂君子聽治也國貧則從事即上文所謂庶人從事也非儒篇曰庶人怠於從事則貧故曰國貧則從事今本貧作治者涉上文國治而誤

戾虐

是以身爲刑僇國爲戾虐者皆從此道也念孫案戾虐

當爲虛戾爵問篇曰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趙策曰齊爲虛戾又曰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戾猶厲也非命篇曰國爲虛厲身在刑僇之中是虛戾卽虛厲也小雅節南山篇降此大戾大雅瞻卬篇戾作厲小宛篇翰飛戾天文選西都賦注引韓詩戾作厲孟子滕文公篇樂歲粒米狼戾鹽鐵論未通篇狼戾作梁厲莊子人閒世篇國爲虛厲身爲刑僇釋文李云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爲厲

此各

儒固無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念孫案此各當爲此若若亦此也言儒無此四政也下文曰今儒固有此四政者是其證今本此若作此各則文義不順墨

子書多謂此爲此若說見晉問篇

後坐

反後坐進復曰畢讀反爲一句後爲一句云請反而後後留之念孫案畢說非也後當爲復復後字相似故書傳中復字多譌作後說見史記韓王信傳反爲一句復坐爲一句謂程子反而復坐也今本復作後則義不可通進復曰者復如孟子有復於王者曰之復謂程子進而復於墨子也

吾

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引之曰吾讀爲利禦寇之禦禦古通作吾趙策曰王非戰國守吾之具其將何以當

之乎是其證

云

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念孫案云猶或也言鳥魚雖愚禹湯猶或因之也古者云與或同義說見釋詞

人哉

先生以鬼神爲明知舊本神爲二字倒轉今乙正能爲禍人哉福爲善者富之富與福同爲暴者禍之舊本脫爲字今補念孫案此當以能爲禍福連讀不當有人哉二字下文曰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爲善者賞之舊本脫爲字今補爲不善者罰之是其證今本禍福二字之閒衍人哉二字則義不可通

何遽

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念孫案遽亦何也遽言何遽者古人自有複語耳說見漢書陸賈傳

脫文二

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入舊本脫閉字入字今據魯問篇及太平御覽疾病部一引補

魯問

非願無可爲者

畢云非顧言非此之爲願念孫案畢說非也願當爲顧

字之誤也顧顧草書相似顧與固通說見釋詞顧上當有此字言非此固無可爲者也此字卽指上數事而言今本顧譌作願又脫此字則義不可通

國太子

昔者吳王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念孫案國太子本作國子謂齊將國書也吳敗齊於艾陵獲國子事見春秋哀十一年後人誤以國爲國家之國因加太字耳

用是

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念孫案用是二字涉上文而衍上文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無用是二

字是其證

## 此若言

此若言之謂也畢改此若爲若此念孫案畢改非也古者謂此爲若連言之則曰此若此若言之謂也已見尚賢篇又節葬篇曰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又曰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墨子書言此若者多矣它書亦多有之詳見釋詞若字下

## 脫文二

尚同而無下比此文具見尚同三篇舊本脫同字今補是以美善在上而怨讎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慼在臣舊本脫是字今據尚賢篇補

糴讐　費

是猶欲糶糴讐則愠也畢云售字正作讐豈不費哉念孫案糴當爲糶廣雅糶賣也糴買也故云是猶欲糶糴讐則愠也今本糶作糴則義不可通豈不費哉費讀爲悖即上文之豈不悖哉也緇衣口費而煩鄭注曰費或爲悖案作悖者正字作費者借字也說見經義述聞

倒文四

翟慮耕而食天下之人矣舊本而食二字在天下之下今據下文乙正

盛

盛可然後當一農之耕念孫案盛與成同下兩盛字放此謂耕

事已成也古字或以盛爲成說見經義述聞周易說卦

脫文二

國家務奪侵凌卽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

舊本脫攻故二字今據上文及非攻篇補

衍文二

子墨子曰出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畢云子墨子曰出未詳念孫案此本作子墨子出曹公子於宋猶上文言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也今本衍曰字而宋則義不可通

脫文二

短褐之衣藜藿之羹舊本脫藜字今以意補

脫文一　誤文一

今而以夫子之教家厚於始也念孫案此言吾始而家貧今而以夫子之教家厚於始也今本脫今字教字又誤作政則義不可通

擢季

夫鬼神豈唯擢季拑肺之為欲哉畢云擢季拑肺四字有誤引之曰季蓋黍字之譌祭有黍有肺故云擢黍拑肺

執　函

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

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

見利而進舊脫而字今補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句

亟敗楚人念孫案埶字亟字皆義不可通埶當爲埶埶

即今勢字此若埶者此勢也若亦此也古人自有複語

言墨子書多謂此爲此若說見上文亟當爲亟俗書亟字或作亟與亟相似讀亟稱

於水之亟亟數也言越人因此水勢遂數敗楚人也下文

楚人因此若執亟敗越人同

焉始

公輸子自魯南游楚句焉始爲舟戰之器念孫案焉字

下屬爲句焉猶於是也言於是始爲舟戰之器也月令

曰天子焉始乘舟今本焉字在天子上屬上句讀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說見釋詞晉語曰焉始爲令大荒西經曰開焉始得歌九招今本始字在得字下亦後人所改此皆古人以焉始二字連文之證詳見釋詞

脫文一

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念孫案此當作削竹木以爲鵲鵲成而飛之今本少一鵲字則文不足義太平御覽工藝部九所引已與今本同初學記果木部白帖九十五並多一鵲字

劉

子之爲鵲也不如匠之爲車轄（舊本匠作翟涉上下文翟字而誤今據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引改）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畢云劉鏤字假音念孫案畢說非也劉當爲𠟭集韻斲或作𠟭廣雅曰𠟭斫也今本廣雅譌作𠟭（俗書斲字作斵故𠟭字亦作𠟭）形與劉相似因譌爲劉此言爲車轄者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非刻鏤之謂也

公輸

子墨子閒之三句

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畢云起於齊呂氏春秋云自魯往是（愛類篇）文選注引云墨子聞之

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廣絕交論念孫案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此作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文選注所引從略然亦有自魯往裂裳裹足七字呂氏春秋愛類篇曰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正與世說新語注所引同則其爲墨子原文無疑淮南脩務篇曰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裳裹足至於郢文亦小異而大同今本自魯往作起於齊又無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八字蓋後人刪改之也

必爲竊疾矣

念孫案尸子止楚師篇及宋策並作必爲有竊疾矣此
脫有字則文義不明耕柱篇亦曰有竊疾也

狐貍

宋所爲無雉兔狐貍者也畢云太平御覽引狐貍作鮒
魚念孫案作鮒魚是也無雉兔對上文荊有犀兕麋鹿
言之無鮒魚對上文荊有魚鼈黿鼉言之若狐貍則與
魚鼈黿鼉不相應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尸子戰
國策並作鮒魚

牒

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畢依太平御覽改牒爲褋

兵部六十七引說文南楚謂襌衣曰褋玉篇作裸念孫案襌衣不可以爲械畢改非也史記孟子荀卿傳集解引此正作牒索隱曰牒者小木札也說文札牒也廣雅曰牒版也故可以爲械後漢書張衡傳注亦引作牒

墨子弟四